

大运河里的天关与地轴

深度解读

| 王辉 文 |



千里运河，浩浩荡荡，两岸风光，美不胜收。在大运河无锡段，历来最美的风景，却是在河道中的一系列小岛之上，无锡方言将这些渚岛称之为“墩”。旧时，无锡运河中共有八个墩，与别称“九龙山”的惠山交相辉映，构成“九龙嬉八珠”的秀美风光，令时人称羨。其中，尤以被誉为运河天关、地轴的黄埠墩、西水墩最负盛名。

古人重气，而水能聚气。同时，天关为蛇，地轴为龟，龟蛇合一即为水神玄武。视古运河为城市气脉的无锡人认为，地处运河要冲的黄埠墩、西水墩可行水神法力，形成关轴阻滞地气流散。康熙《无锡县志》即云：“形家言，邑之山脉从西北来至惠山、锡山，伏而东南行，由水底起为是墩（黄埠墩），乃走城中再起金匱，乃结聚而成县。又水势直下而益广，须此以砥之故，谓黄埠墩为天关，太保墩为地轴。”千百年来，这两个雄浑大气的称谓不仅承载了悠悠运河奔流不息的文脉，也因一幕幕与称号相辅相成的英烈传奇而为大运河延誉。

1

楼台一簇水中央，放棹蓉湖野趣长。“天关”黄埠墩，历来闻名遐迩，是运河“八珠”中最为闪亮的一颗明珠，因其位于惠山寺、北门外府殿及江尖、双河尖之间，被民间誉为“两庙两尖看护一明珠”。黄埠墩，旧名小金山，《清稗类钞》又称为黄婆墩，清代文人梁章钜《楹联丛话》中则称其为皇甫墩，相传吴王夫差伐齐之时，就曾在墩上大宴群臣。明代王永积《锡山景物略》载曰：“墩上有文昌阁、环翠楼、水月轩，垂柳掩映，不接不离。登阁九峰环列，风帆片片，时过几案间。”自战国春申君黄歇在此兴修水利得名以来，黄埠墩一直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如画般美景被视为名胜，留下了许多名人足迹，康熙、乾隆都曾流连于此写下诗句，一代青海海瑞更为环翠楼题了“临水玩山第一楼”的匾额。

在黄埠墩千年文化史上留下最浓墨重彩一笔的，则非民族英雄文天祥莫属。文天祥一生三过无锡，但每一次的心绪和境遇都大不相同。南宋宝祐四年（1256年），年仅20岁的他赴临安参加科举，途经黄埠墩时踌躇满志：“君子进而在朝，则行其道”，果然被点为状元。第二次来时已是元寇南略之际，时任平江知府的文天祥又经此奔赴前线，在锡北洛社一带大战伯颜。第三次则是祥兴二年（1279年），文天祥抗虏事败，被押往大都，囚船沿大运河途经无锡时，百姓不顾阻挠，纷纷在沿岸哭拜丞相。几年前，无锡人陈炤曾死守常州，抵挡伯颜达两月之久，无人对此心有余悸，见状大骇，唯恐被劫船，遂将文囚禁于黄埠墩。文天祥囿于墩内，念及旧事，感慨万千，留下了一首《过无锡》传为绝唱：“金山冉冉波涛雨，锡水茫茫草木春。二十年前曾去路，三千里外作行

人。英雄未死心先碎，父老相从鼻欲辛。夜读程婴存国事，一回惆怅一沾巾。”

2

诸多的名人履痕与传奇渲染，使得黄埠墩在无锡民间具有了奇妙通灵的非凡地位。“黄埠墩摆渡一脚去”的民谚，表达了百姓对该河段水流湍急的敬畏，而“龙山脚下浪滚滚，滚滚浪里黄埠墩。湖里水涨墩也涨，湖里水发墩不沉”的民谣，则似乎“坐实”了它永不沉淹的神奇。不过，黄埠墩虽不怕淹水，却频受“走水”之苦，墩上建筑屡建屡烧。据民国邑报《新无锡》报道，1921年9月，黄埠墩渡船因船小水急突发惨剧，数名附近源康丝厂的女工溺水遇难，当月，墩上李鸿章捐资建造的小金山寺又遭回禄，尽付一炬。五年后，经民族资本家唐保谦、蔡兼三等人出资，重建更名为圆通寺，无锡国学专修馆馆长唐文治特作《复兴黄埠墩记》以志之。可惜的是，1958年该寺再度失慎，美景不复存焉。1981年，政府移来南门外张元庵戏台五岳楼，并为纪念文天祥而改名正气楼，逐渐



形成了现在的景观。

只是不知何故，如今的黄埠墩也渐渐“娇贵”起来，被水淹的次数逐年增多。数年前锡城偶遇洪涝，黄埠墩木门就被冲入运河，沿岸群众见状奋不顾身地将门捞回。倒也足见，时至今日，这座天关依然在百姓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。

3

与黄埠墩相比，位于无锡老城西南的西水墩则要“低调”许多，万历《无锡县志》援引地理家观点称：“此为地轴”。西水墩又名窑墩，碧水萦环，澹然幽静，宋代宰相李纲、诗人尤袤都曾在此建过宅园，最后为太子太保秦金所有，故而又名太保墩。三百年前，乡绅们更将这里视为锡邑文化地轴，为使风水不泄，甘冒不韪，筑坝断流，引发轰动朝野的“显应桥公案”，直到嘉庆帝亲自过问才平息了事。

清乾隆年间，内阁学士无锡人邹炳泰和一些乡绅为保无锡文脉“风水”，决定将连接西水墩与沿岸的显应桥堵塞成坝。此举影响了地方水系，令无锡西北一带疏浚不通，水利失调，百姓怨声载道。不久，无锡久旱成灾，西北钱桥乡民公推监生支浩明为约正，请求县衙裂坝引水，但遭邹炳泰等人阻挠，反诬陷支下狱，重刑逼迫收回公禀，致其右腿被刑棍夹断。怎奈支浩明硬汉一条，不为所动。支妻秦氏探监回家，途经西水墩水仙庙，大骂庙中“鬼神不公”，随即投水自尽，幸为塾师黄如金所救，遂在因阻止筑坝而遭罢黜的县吏指点下赴京告状。与此同时，无锡灾情进一步加重，连知县也不得不央求邹炳泰暂允开坝，以纾民困，但邹仍执意不肯。乡民最终忍无可忍，群起冲向显应桥，欲强行毁坝。官府弹压之际，忽传下圣谕：准许开坝，释放支浩明。于是坝开水泻，万众额手称庆。

显应桥公案在江南流传甚广，是锡剧传统剧目之一，其中一段“支妻骂庙”更是锡剧唱腔中的经典之作。而今，故事已随老桥沉入梁溪，西水墩却依然延续着锡邑文化“地轴”的传统，无锡文化馆亦驻于墩上，播撒群艺群芳。踏过烟火浓郁的下街，伫立素气如练的新显应桥，眺望窑墩，不由被弱柳映岛、丝扬被浦的美景陶醉，直到不

经意瞥见古戏台檐角与旧渡口邱岸，才勾起松滋王公抗倭、刘侯蓉湖治水的琐忆，令人怀揣一颗朝圣心，蹑履登临这片文化热土。

4

和天关一样，地轴不仅文脉深厚，也勾留着一段段豪杰故事，让以秀美而著称的江南大运河，在无锡段散发出一股壮怀激烈的独特气质。明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年），无锡知县王其勤率众筑城抗倭，乡绅纷纷倾资募勇。期间，倭寇一度包围无锡，义士张守经率乡勇在离西水墩不远的西定桥出击，一举击毙倭寇头目“四大王”，胜利解围，但何五路等36人英勇牺牲。人们为了旌表其勇，在西水墩内的西水仙庙设义烈祠纪念义士，清光绪《无锡金匱县志》记载了此事：“明季曾祀御倭诸义士于水仙庙，万历年间徙附惠山王公祠。”

据《锡山景物略》记载，到了清朝初期，西水仙庙又被改建为“刘侯庙”，祭祀另一位有着突出贡献的父母官刘五纬。刘五纬在明天启年间出任无锡知县，期间，无锡西北频繁遭水灾，“皆成巨浸”。刘五纬带领百姓，尽心治理，使当地“仍为沃壤”，后又“修筑北塘鹅子岸三百二十余丈，人名之为刘公塘。又修芙蓉湖堤”。为解决芙蓉湖水患做出了巨大贡献。西水墩与乡贤英杰的缘分还一直延续到了大革命时期。1925年，中共早期党员周启邦在西水墩开办了无锡第一所工人夜校，革命先烈秦起、博古妻子刘群先等一批工人运动积极分子，都是从这所学校走上了革命道路，也使这里获得了“无锡工人运动摇篮”之誉。

5

说到无锡的古运河风光，人们往往会想到南门水弄堂。其实，明清以来，无锡古运河西段的繁华盛丽犹在东南段之上。旧时每到端午时节，无锡便万人空巷，市民皆来天关地轴之间的河段，围观一年一度的龙舟竞渡。无锡十四家由商业行会供奉支持的神庙，各组船队，以不同颜色着衣饰船，由北塘出发，途经北门外府殿、蓉湖八景、孙继皋状元坊、环秀庵、永宁庵、张天官牌楼、常遇春洗袍池等一系列渐被遗忘的旧时名胜，开展赛会，一时舳舻衔接，热闹非凡。

光阴荏苒，运河八墩的浮华与荣耀已渐随运河流逝，其中六墩也已湮没，恰恰只余下被视为风水枢纽的“天关”“地轴”，依然浮河竞秀。但今天的无锡人更愿意相信，是曾在天关、地轴谱写千秋节义的英雄豪杰喷薄而出的浩然正气，让这两座弹丸小岛，在大运河的历史洪流中始终巍然屹立，中流砥柱！

